

第一章 Go home 回家

一輛巴士行駛在荒涼的道路上。本來這條通往首都的主要幹道不該這麼安靜，但自從變形者失控後，這城市的人們就再也不需要這條聯外道路了……

巴士上，威利開了車窗讓空氣流通，路德則靠在他懷裡沉沉睡著。傑瑞給的止痛藥中含有安眠的成分，路德總在服下藥片後沒多久便開始昏睡。

他單手環抱住路德，下意識的摩挲起路德的手臂——他實在太喜歡這人肌膚的觸感，而他另一隻手曲起並靠著窗，藉此支撐自己的頭，看似百般無聊地望著外頭的風景。

然而，他並不是漫無目的地發呆，其實威利正對週遭可能會出現的任何危險保持警戒。

他們離人類留守的首都不遠了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淡淡的、變形者特有的血臭味，對五感神經較敏銳的異能者來說，這些臭味格外清晰噁心。

此時此刻，巴士上卻沒人出聲要求威利將車窗關上，眾人心有靈犀地保持一定程度的靜默，關注警戒著外頭的情況，氣氛特別沉重，彷彿暴風雨前的靜謐。

狼族成員們的緊張是有原因的，一方面是擔心太久未進食，生怕待會看見人類會難以克制食慾，另一方面是因為挨餓太久影響生理狀況，其實眾人的能力都有所減弱，就怕到時候對付不了變種的C+病毒變形者。

畢竟變種C+病毒變形者的異變方式毫無邏輯可言，他們無法預測到時候迎接他們的會是什麼模樣的怪物。

突然，坐在巴士前頭的漢娜與班站起身走到露西身旁，窸窸窣窣地小聲交談，在達成協議後，由現任狼族首領露西起身走到車廂的走道中央對所有成員說話。

「各位，我們就要進入城市了。待會漢娜跟班會在外圍先行下車，採集香草備用。我們回去的主要目的是救人，請避免無謂的戰鬥。遇難的人類不知道在哪，但我想到時看哪裡變形者多就往哪走準沒錯。我們現在的戰力不比以往，所以行動最好分為兩、三人一組，找誰搭檔你們自己決定。」露西嚴肅的交代完便坐回自己的座位。

路德在露西開始說話時轉醒，發現自己居然全身都賴在威利身上，趕緊挺直腰桿坐好，等到露西話都說完了，才詢問身邊的人，「我睡多久了？」聲音乾啞。

威利有點不甘心，原本人好好躺在自己懷中，現在卻被吵醒了，害他懷中只留下殘餘的溫暖……他就是打從心底不樂見路德離他這麼遠。

「威利？」遲遲不得回應，路德疑惑的喊了一聲。

「沒睡多久。」威利悶悶的回答他的問題。

路德抹了一下臉，揉著眼睛與臉頰，深吸一口氣，試圖將睡意打消。他睡得太久，身體都變沉重了。

見狀，威利貼心的從背包裡找出水遞給路德，示意他喝點。路德接過水，仰頭讓水經過喉嚨，乾澀感頓時消失，但他不敢喝太多，僅僅一口，畢竟乾淨的水在現在是很珍貴的。

漸漸的，週遭空氣變得更加污濁噁心，瀰漫著一股濃濃的變形者血味。

他們已經進入城市外圍，還有一部分變形者在原地逗留。巴士司機維多全當作沒瞧見，輾人跟輾石頭沒兩樣，毫不手軟。

突然，車體發出「啪啪」的聲音，那些沒被輾過、離車子最近的變形者開始出手拍打車體。

「喂，我不想停車，這裡太多變形者了。」維多對後頭的乘客說話。他已經盡量往變形者較少的方向走，但這裡的變形者實在太多，要是停下來，恐怕會走不了。變形者拍打車體的聲音讓維多身旁的小狗莉莉嚇得直發抖，不斷發出恐懼的悲鳴。維多摸了摸牠的頭，哄著牠，試圖讓牠別那麼害怕，而莉莉乾脆躲到維多腳邊，將身體塞進腳踏板旁邊。

「我們跳車吧。」漢娜提議，完全沒有要跟她的採集香草同伴——班討論的意思。她打開車窗，逕自爬到車頂，看好位置後準備隨時跳車，還大聲呼喚讓班趕緊跟上。

班有些無奈，他一個大塊頭跟纖細的女性不同，想爬出車窗窗格有點勉強，最後還是打破了兩片車窗，才成功爬上車頂。

「班！那裡！」漢娜指了一個方位，接著與班縱身一跳。兩人著地時一個翻身立刻使出光劍，擋住不分青紅皂白就想撲上來的變形者。

看兩人下車了，維多繼續往前駕駛，尋找最多變形者聚集的地方。

被班擊破的車窗成了一個大缺口，一些變形者抬手攀住窗格就想爬上來，殊不知露西一劍就將他們斬斃，導致車裡指頭、手臂散落一地。

「各位！我想我們抵達目的地了！」

南區醫院內外擠滿了變形者，爭先恐後地不斷往裡頭推壓，照這情勢看來，那些向他們求救的人們恐怕凶多吉少——維多有些猶豫，開著車在醫院附近徘徊，他不知道這樣貿然衝進去救人，到底有沒有意義。

路德明白維多的考量，他緊緊握住威利的手，不吭一聲。其實他心裡也很掙扎，但他不想作最壞的打算。

維多駕著車，在南區醫院周圍繞圈，突然前方從天而降一塊石頭，接著石頭接二連三砸在車頂上，由上往下的重力加速度力道之大，將車頂硬生生砸出幾個凹洞。他從駕駛座探頭往上看，發現有人在南區醫院的頂樓向他們揮手。

「還有人活著！他們在頂樓！」維多驚喜的大呼一聲，接著向上頭的人揮手，表示自己看見他們了。

「很好！維多你找個地方停下，讓我們進去救人。」露西命令所有人動作，接著回頭看向路德與威利，好一會沒說話。

路德明白露西的意思，他連忙說：「我一個人待在車裡很安全。」言下之意，他不需要他們任何人留下來保護自己。

「你一個殘疾人士，加上沒有異能，說這種話實在一點說服力也沒有。」露西不客氣地駁回他的意見。

路德有些無奈的說：「就算頭被砍下來，狼也還是狼。」

但露西完全無視他的發言，逕自對威利交代，「你跟我們去吧，讓傑瑞留下來陪

路德，有你出手情況會方便很多。」

威利想拒絕，他無法信任傑瑞的能力，正確來說除了他自己以外，其他成員的能力他都無法信任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怎能把路德交給其他比自己還弱的異能者？！

遲遲得不到威利的應許，露西面有難色，只能暗自盤算以目前其他成員的能力，若殺進成堆的變形者中，能存活下來的有幾人……

「你去吧。」路德親自開口要求，握緊威利的手慢慢鬆開，「傑瑞會照顧好我的。」要是平時的威利肯定會反駁，但他最近做了太多虧欠人的事情，得守點規矩、順從聽話點，以挽回一點情面。

「他要是出事，我不會放過你。」威利完全不給面子的威脅傑瑞，頓了一會又說：「誰都不會放過。」他環顧眾人撂下重話。

雖然很囂張，但這也算是答應露西提出的要求了。

「放心，那些變形者要對馬修斯先生出手，得先踏過我的屍體。」傑瑞信誓旦旦，對威利的威脅不覺得害怕。

「萬事小心。」羅南扯了傑瑞的手臂一下，一臉嚴肅地叮嚀他。

傑瑞沒好氣地回了一句，「知道了啦！」他討厭被當成小孩子。

此時維多已經找好空地、停好車，但他們的動作得加快，雖然這裡的變形者較少，但那些變形者聽見聲響會漸漸圍過來。

「我有個冒昧的請求，請幫我照顧莉莉。」下車前，維多將顫抖的狗交給路德照顧。

路德抱過驚恐的莉莉，不斷安撫牠的情緒。

維多在一旁道歉，「牠一恐懼就會分泌出臭味，將牠放在地上就好，牠很聰明，會自己找洞鑽。」

「沒關係，牠在我這比較安全。」路德摸了摸莉莉的頭，溫柔地將牠抱在膝上。放在地上，要是莉莉突然六神無主亂跑出去，反而危險。

威利還是無法放心離開路德，但他更討厭賴在路德腿上的狗，他堅持要讓莉莉待在旁邊的座位，並隨意找條繩子充當狗繩，讓路德拿著，非要路德就範才肯乖乖離開。

威利離開前，特地在車廂外三公尺內圍起紫色光罩，避免雜魚闖進校車裡，算是雙重保障。

「他真該將力氣省下來救人。」路德對此頗有微詞。威利再強大，卻比其他成員們挨餓更久，力量恐怕也減弱不少，他實在不該再把力氣花在自己身上。

「他也是想保護你。」傑瑞雖然不喜歡威利，但不得不承認威利對路德非常用心，且託他的福，那些變形者被推到三公尺之外的地方。

路德當然也明白威利的用心，但就像威利擔心他一樣，比起自身安危，他更擔心威利的狀況。

他看著一行人離去，往南區醫院的方向前進，一步步擠入變形者之中，接著不斷有殘肢破體飛出，他知道這是成員們正在開道……

救人小隊由露西打頭陣，一路斬草除根。她怕一把光劍不夠用，乾脆兩手都秀出光劍，使用雙刀流開道。

站在她後面的成員輕鬆點，只要護住左右、小心前進便可，但變形者的數量實在太多了，常常好不容易推開一點空間了，其他變形者又撲上來，沒完沒了的，拖慢了前進的速度，但不幸中的大幸，醫院裡似乎沒有變種 C+ 病毒那些大傢伙。

「你們能不能快點？別浪費時間。」落在後頭墊底的威利語氣不耐，嫌棄前方斬殺的效率不夠快。他只想快點解決事情、快點回路德身邊。

「別說風涼話，我們之中最強的是你，你倒是想想辦法！」露西邊說邊殺敵，手一揮，就將前方的變形者通通擋開。

「那好，你們站靠近點。」威利發話了。

現在眾人所在的位置是醫院一樓中央，費了好大勁才擠進來的，不料威利輕易的使出光罩網——紫得發紅的光網，以他們為中心點一點一點向外推開，那些碰觸到光網的變形者，先是動作變得緩慢，接著身體四分五裂地崩壞，散落一地。

相較於他們進來時的辛苦，這招真是方便多了。當然，這是只有像威利這麼強大的異能者才能做到的。

「喔，我的天。」露西見狀，忍不住驚呼一聲。

「該死的，好臭。」威利咒罵一聲，邊捂住嘴鼻，邊用手搗風，但再怎麼搗那濃重的血臭味還是會飄來。這就是他向來不愛大屠殺的原因，雖然方便很多，但氣味太臭。

除了露西和威利之外，其他狼族成員則是看傻了，真不敢相信威利的光能能強大到用這種方式展現。

「愣著做什麼？還不快走！」不等成員們從驚訝中回神，威利越過眾人，獨自往二樓走。

他毫不留情的踩過屍塊和一地鮮血淋漓。部分屍塊分割得較大，還有手臂能緩慢挪動，那東西妄想抓住威利的褲管，卻被他一腳給踢開。

看著威利的背影，露西頓時覺得自己像傻瓜。

以前，她一個人待在外圍闖蕩慣了，習慣打頭陣，忘了這次身後有這麼強大的人可以用。

想到這裡，露西突然覺得上天有些不公平，她不解的跟上威利，「明明你也挨餓很久了，為什麼能力依舊不減？」

對她而言，現在要一次對付這麼多的變形者是有點吃力的，而威利為了在路德面前假裝自己已經恢復成常人，挨餓的時間比他們都還要久，怎麼還能保持光能的強度？

聞言，威利輕嗤一聲，「我當然也減弱了不少！妳看不出來嗎？以前我可以將這些弄成肉沫！」語末，他又踢開一顆滾來想咬人的頭顱。

越聽露西越覺得不甘心，「可惡，你老實說，你平時到底是怎麼鍛鍊光能的？說出來讓大夥也試試！」她跟在威利身後上了樓，二樓依舊是被變形者擠爆的情

況，但有威利打頭陣，他們前進的速度快很多。

「讓我想想。我能力覺醒得比你們都早，我想這是原因之一，另外，我有段時間天天撐著一整個城市的光罩網，這點程度的光網，說實話還真不算什麼。」威利說的輕鬆，話裡卻隱含當時的辛苦。

露西自然明白，便噤聲不再追問。她想她就算鍛鍊一輩子，也頂多只到包圍一座足球場的程度，更不用提包圍整個城市。

威利一層一層清空，直到上了五樓才稍微喘口氣。他被氣味薰得受不了，靠著窗吹點風透透氣，指示其他人先上去，他隨後跟上。

一路過關斬將，一行人終於抵達頂樓，露西上前拍打頂樓的門，對裡頭的人吆喝，「開門！我們是狼族成員，來救你們了！」

門的另一頭寂靜無聲，居然無人回應？！露西回頭望向維多，用眼神詢問「你確定頂樓真的有人嗎？」

維多猛點頭，他百分之百確定，他還看見有人跟他揮手招呼呢！絕對不是幻覺。不一會，門閂一動，終於有人打開門。

開門者是個蒼白的男人，身上血跡斑斑。露西認得這個人，他與路德熟識，是交情還不錯的朋友，她記得他叫喬治。

喬治看見他們，不似看見救星般喜悅，甚至有些恐懼與茫然。他的視線越過露西，掃視她身後的狼族成員們，最後才開口問：「路德呢？」

「在另一頭等著。」不介意他的反應，露西越過喬治，逕自檢視頂樓的狀況。

地上的石磚被敲擊破壞，碎成一塊一塊，想必那就是剛才被丟下樓、砸上車頂的石頭。再環顧周遭，頂樓存活的人包含喬治僅僅三人，另外兩人靠著牆角，是一男一女，男人的腿受傷了，大量出血，像是被人割上一刀，不過看起來像人為，不像是變形者下的手，女人則在他身旁幫忙壓著傷口，用的是身上的衣物做成的簡單止血帶。

這簡直是活生生的誘餌，難怪南區醫院會聚集這麼多變形者。

「他怎麼了？」露西偏頭，詢問有些魂不守舍的喬治。

「被同伴誤傷，當時一陣混亂，大家自身難保，就是一陣亂砍亂殺。」喬治解釋。做為醫生面對這樣的傷勢，在沒有任何手術器具的情況下也是束手無策，況且大量失血的營救方式就是大量輸血，偏偏現在最缺乏的就是血。

「喂，他可以吃嗎？反正他都要死了。」威利提問，走到傷患面前。

聽見威利的提議，部分成員們望向受傷的男人，眼神都直了。那流了一地的血，味道多迷人，令人心癢難耐，蠢蠢欲動。

「住手！」幫忙壓傷口的瑪莎倏地擋在傷患前面，怒瞪眼前的異能者們。她紅了眼眶，哭了出來，但仍不肯放棄自己的夥伴。

「……瑪莎，讓他們來……吃我。」男子抓住瑪莎，竟同意了威利的提議，「我已經沒救了，我這副身體還能做最後的貢獻，這樣很好。」他艱難地把話說完，臉色從蒼白到鐵青，此時甚至帶著壯烈的莊嚴。

「不、要。嗚！」瑪莎趴到男子胸前，嚎啕大哭。

「既然達成協議，就請你們人類迴避一下。」威利向前將瑪莎拉起，扔給六神無主的喬治。

「幫我跟潔西說我愛她。」男子對身旁的人說話。

威利蹲在男子面前，聽他把話說完，接著笑了，「知道嗎，你讓我想起一個傻瓜，他跟你一樣有著犧牲奉獻的精神，蠢得可以。」

聽威利這麼說，男子輕笑出聲，卻因為扯到傷口而表情痛苦。

「好吧，因為你很像那個我愛的人，我會盡可能對你溫柔點。」威利拉起男子的手腕，紫光一閃，在男子的手腕上劃出一道血痕。他低頭吸食起來，動作緩慢而輕柔。

「謝謝。」感受到對方的溫柔，男子流著眼淚向他道謝。至少他離開人世的時候，除了腿上的傷之外，並沒有嚥到被撕裂的痛苦。

威利只淺嚥一會，便將位置讓給其他成員。他站起身，以手背擦去嘴角的血跡。

露西見狀，緩步走到他面前，神情複雜，百感交集。

她無法定奪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，他們將傷患給吃了，餵飽了成員們，有了再戰鬥的能量……但即便對方是個痛不欲生的將死之人，甚至也同意他們的行為，她仍舊無法釋懷。

尤其是，她還能聽到人類哀傷的聲音。

頂樓角落，喬治正不斷安撫痛哭的瑪莎，那嬌小的背影不斷顫抖著，不知是因為憤怒還是恐懼。

威利全看在眼底，卻面無表情，眉頭連皺都沒皺一下。

「別掙扎了，露西，對妳沒好處，這件事由我發起，都是我的主意。妳也去吃吧，別浪費妳的腦力在無用的事情上。」威利勸說，要她別再自尋煩惱，神情維持一貫的冷漠。

聽他這麼說，露西的內心卻更加糾結。她知道威利的用意與用心，但她實在無法將責任全往他身上推。威利在用他的方式，找到就現實而言最兩全其美的方法，而沒有反對的自己，是沒有資格推卸責任的……

對於露西的猶豫，威利不再理會，他站上頂樓高臺，俯視全城，卻訝異的發現變形者的數量似乎減少了不少，且變種的 C+ 病毒怪物更是少見。

奇怪，那些東西都上哪去了？

威利感到疑惑，還有種不好的預感。他下意識往路德所在的方向望去，所幸紫光罩還在，他暗自鬆口氣。

「你們帶人回地道，我去帶路德回來。」他邊交代，邊爬上頂樓圍牆。

「我跟你去。」擔心傑瑞的羅南隨後跟上。

兩人縱身一跳，摔在一群變形者身上，卻一點損傷都沒有，而威利看也不看羅南一眼，直接往停車場的方向奔去。

為什麼他會有不祥的預感？

路德待在車廂內，望著窗外，他原本看著南區醫院的動靜，但有樣東西吸引了他

的注意。適才，他似乎與離光罩最近的變形者對上眼，那炯炯有神的視線，不像一般變形者的渙散，更像是 C+ 病毒變形者。

介於失控與理性之間的 C+ 病毒變形者，維持人類原本的樣貌——遙久的記憶湧上，他記得這些變形者擁有智慧，甚至能破壞光罩！

「傑瑞，不好了。」路德說，盡量保持冷靜。

「怎麼了？」傑瑞順著路德的視線往窗外瞧，他看不出哪裡有異狀。

「我們被 C+ 病毒變形者包圍了。」路德告知他現在的情況。

傑瑞連忙衝向窗戶探出頭，掃視三尺外的變形者。「不可能，他們眼神渙散，不像是 C+ 病毒變形者啊！」

「相信我，那是偽裝。」路德將身旁的窗戶關上。

那些變形者的手全貼在光罩上，看來要撕開光罩闖進來是早晚的事，且一旦有了縫隙，就會集體聚集，恐怕擋不了太久。

路德從背包裡拿出武士刀，這是成員們在某間軍火店找到的刀，據說刀被供在玻璃櫃裡，看似貴重，且刀鋒銳利，相當危險。他一手拿槍、一手持刀柄，做好備戰的準備。

外頭的變形者要是成功破壞光罩，威利會第一時間知道，他跟傑瑞只需要撐到威利過來即可。路德做好心理準備，情緒鎮定的盯著外頭的動靜。

傑瑞見路德不發一語，全身散發出肅殺之氣，沉靜而穩定。相較之下，慌了陣腳的自己太難看、太慚愧了，虧他還擁有光能，卻害怕成這樣。

不，他也得振作一些才行！

在傑瑞剛下完決心時，那些 C+ 病毒變形者開始從他們右手邊的光罩進行突破，撕裂光罩後蜂擁而上，全部撲向校車。這些變形者的數量之多、力量之大，居然能將校車推倒。

這預期之外的發展，讓車裡的兩人一狗全翻了個身。路德連忙抱起莉莉，將其擋置身後。

他抬頭望向上頭的車窗，C+ 病毒變形者正貼近車窗對裡頭齦牙裂嘴，似乎在確認裡頭有人，隨後舉拳對車窗猛捶，玻璃以施力點為中心裂出數道裂縫，接著再補上幾拳，將車窗粉碎。

路德抱著莉莉退到車廂最後，前方由傑瑞暫時擋著，但那些變形者幾乎霸佔了所有的車窗與門，並從窗口跟車門不斷爬進車廂，即便路德身後就有道逃生的後門，可門外想必也包圍著變形者。

「傑瑞你撐得了多久？」路德對傑瑞喊話。

「我不知道……可惡！別想過去！」傑瑞擋住一個打算從座位爬到後頭去的變形者，可才使勁將他推開，後頭的變形者又湧上來，加上車廂裡的空間太小，限制了他的活動範圍，對付變形者變得非常棘手。

「我們得離開這裡。」眼看傑瑞擋不住來勢洶洶的變形者，路德仍一派冷靜的說。

「我不確定外頭的情況會不會比這裡好。」傑瑞的手臂已經被變形者狠狠地刮出幾道血痕了。

「沒時間猶豫了！」路德研究著如何打開後門。他這麼急著離開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——空氣中除了有變形者的血臭味之外，他還聞到一股濃濃的汽油味，肯定是翻車的關係，讓油箱受損了。

路德用力推開後門，猛的一下將外頭的變形者擊倒在地，低頭一看，果然是一地汽油，反光映著七彩詭譎的顏色。

「傑瑞，要走了喔！」路德咬牙縱身一跳，膝蓋不好的他，無法跳得太遠，且著地後也幾乎沒有喊痛的時間。

他一跳下便撞倒週遭的變形者，他一手抽刀翻身，一手抱著莉莉，離他最近的變形者雙臂被砍斷落下，從斷口處湧出大量血液。路德撐著身體站起，讓莉莉在地上活動，他則繼續揮刀砍頭，乾淨俐落，好似他還是異能者、他手上握著的是光劍一般。

「傑瑞！快跳！」

路德催促傑瑞趕緊動作，當傑瑞跳下校車的瞬間，路德掏槍對準地上漏油的部份開槍。火焰蔓延開來，瞬間燒上車底。

傑瑞落地後，還來不及回神，便被路德抓著向前跑，直到後頭傳出爆炸聲響，他們被氣爆震得趴倒在地。

公車整個翻轉了一圈，火勢眨眼便解決泰半變形者。

路德感覺到一陣耳鳴，什麼聲音都聽不見，空氣中飄來汽油燃燒的氣味，而呼吸之間都是濃霧黑氣，嗆得他胸口噁心發悶。

糟糕，他不能呼吸了。

第二章 Kiss good-bye 吻別

路德那邊的紫光網被破壞時，威利與羅南正在趕往巴士的路上，有一度威利的動作一滯，卻沒多說什麼，只是揮砍的動作更加粗暴，毫不留情的殺出一條血路，擋路者死。

他們抵達停車場，從高處往下望，巴士翻倒在地，車體上爬滿變形者，將校車團團包圍，讓他們看不清中央戰況。

接著，爆炸就發生了。

連驚訝的時間都沒有，威利二話不說往爆炸中心衝去，一路上紫光閃耀，不斷推開礙事的變形者。

「路德！路德！你在哪裡？快回答我！」威利對著出事地點焦急的嘶吼。他就像埋在雜亂的垃圾山裡翻找失物的人一般，焦急卻又不肯放棄。

終於，他看見屬於異能者的光能——傑瑞坐在地上、環抱住路德，並張開小範圍的光網，將眼前的變形者全數推開。

傑瑞的眼神相當木然，威利明明站在他眼前，他卻像沒看見似的，持續防備著，絲毫不肯鬆懈。

「傑瑞！」羅南喊了他一聲。

聽見羅南的聲音後，傑瑞那硬憋著的一口氣終於吐出，整個人放鬆下來，同時卸除光網。

威利一把將他懷裡的路德抱起，仔細觀察路德的情況，幸好路德雖面色蒼白，但還保有意識。

路德稍稍出力回抱了威利一下，向他抱怨一句，「……太慢了，威利，我的腳好痛。」意識模糊的他，難得向威利示弱，隨後昏厥。

「你沒事就好。」威利將他擁緊，感受到人是真真切切地在自己懷裡，一顆心才定了下來。

他抱起路德，轉身就走，看也不看其他兩人一眼。聰明的莉莉在一旁吠了一聲後，也拐著腳跟上他們。

羅南拉起傑瑞，本想和威利一樣抱起傑瑞，卻被傑瑞拒絕了，傑瑞堅持自己還能行走，即便他全身都在顫抖。他的倔強，羅南也包容了，他攬著他的肩，希望多少能給予他力量、幫助他。

路上已不見遊蕩的變形者，被威利淨空了不少，只剩下地上的部分屍塊還能保持活動力。

威利抱著路德抵達南區醫院時，被羅南攙扶著的傑瑞喊住他，讓他將人帶到急診室。傑瑞找出氧氣筒，讓路德吸了一會純氧，他自己也是，畢竟兩人因為剛才的爆炸而吸入不少濃煙，這些東西積在人體有害，最好做個循環比較保險。

路德一度咳醒，難受地嘔吐一地，但吐不出什麼東西，吐完繼續吸氧。

威利握著路德的手不敢放開，貼心的陪在他身邊，但其實看路德難受他心裡也不好過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偶爾揉揉路德的腳。原本昏迷中的路德被威利的按摩弄得發出痛苦的悲鳴，微微睜開眼，發現是威利，才又放鬆地閉上眼睛。

威利捨不得看他這樣，只能問傑瑞該怎麼做才能減緩他的痛苦。

「我去找麻醉劑。」傑瑞說完，丟下自己的氧氣罩，起身走出急診室，尋找可能還留在醫院的藥劑。

羅南不太放心，默默的隨後跟上，如影隨形。雖然傑瑞沒說，但他看得出來傑瑞相當自責，甚至強烈到憤怒的程度。

翻找了一陣，傑瑞的動作突然停下，整個人萎靡不振，看起來相當挫敗。

見狀，羅南走向前，伸手搭上他的後背，傑瑞的身體明顯震動了一下，才又恢復正常。

他繼續找尋的動作，停頓一會後，才悠悠開口，「馬修斯先生一直到最後都還硬撐著，不斷安撫我的心情，告訴我該怎麼防禦，甚至是保護我。他的動作太俐落、太過理所當然，我居然一時忘了他還是個傷患，完全沒察覺到他的痛苦，我這算什麼醫生。」傑瑞羞愧至極，將臉埋進雙手裡。

「振作點，傑瑞。」羅南將他拉起，不讓他這樣逃避現實。

被他強迫抬頭、正對著他的傑瑞，還是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樣。

「路德不會希望看見你這副模樣的，你越是自責，就越對不起他。你現在能做的就是快點找到麻醉劑，明白了嗎！」羅南輕輕搖晃他，想讓他清醒點，別陷在泥沼裡。

聽到麻醉劑，傑瑞才回過神。沒錯，他不能一錯再錯，至少現在要先做好他能做

的事。

看他恢復精神了，羅南才放開他，讓他好好找藥。

兩人回到急診室的時候，傑瑞帶回了麻醉劑和一些還能用的營養點滴，都讓路德注射。

突然，南區醫院大門有了動靜，羅南與傑瑞齊刷刷地站起身戒備著，幸好走進門的只是班與漢娜。

「嗨！」班率先對兩人打聲招呼，又回頭對漢娜說：「就跟妳說人一定在南區！看外頭那慘狀，肯定是威利下的手。」

「好啦，你對，你都是對的。」漢娜沒好氣的翻了一個白眼。其實她根本不想跟班計較，再說，她從頭到尾都沒反駁過他的說法。

兩人邊鬥嘴邊走近，直到看見病床上躺著路德時，冷不防倒抽一口氣。

「他怎麼了？！」漢娜幾乎是驚叫出聲。

威利用眼神警告她小聲點，別打擾路德休息。

傑瑞擔起責任的將情況解釋一回，讓兩人不用擔心，現在最好保持安靜，讓路德多睡一會。因此圍在病床旁的三人變成五人，外加一隻狗，全一言不發地等待病床上的人甦醒。

過了好一會，醫院大門處又有聲音響起——

維多出現，好奇的問：「你們待在這裡幹麼？我正要去找你們。喔莉莉！我的莉莉！妳平安無事真是太好了！」他蹲下身，被莉莉撲個正著，牠正猛舔他的臉並激動地搖晃尾巴。

「漢娜、班？！你們都在啊！」維多站起身，走向他們，不料卻被噓聲警告，要他壓低音量說話。他十分不解，直到看清病床上躺著的人時，他跟漢娜一樣差點要驚叫出聲，幸好被眼明手快的班給捂住嘴巴。

傑瑞只好又不厭其煩的將情況解釋一回。

「我本來是要出去找你們的，下頭有點狀況，需要人手支援。」維多說出自己從地道出來的目的。

地道是目前存活人們的居所，唯一安全的堡壘。

「你們都下去，這裡有我就夠了。」威利冷聲說話，明顯蘊含怒意。「不需要這麼多人，一個又一個的來打擾他。」

雖然在場的人都很想反駁幾句，但威利說的是事實，他們全待在這裡也於事無補，倒不如做點有用的事情。

終於人都散去了，各做各的事情。

漢娜與班留下了一些香草，讓威利帶在身上，多少防堵變形者循著氣味而來，但威利將香草全擺到路德身旁了。

路德醒來的時候，發現周圍擺滿了香草，感覺自己跟躺在棺材裡頭的人沒兩樣。這是什麼不吉利的裝飾品啊！他坐起身，拿掉頭上的氧氣罩，慢慢才認出自己所在的地方，但空氣中都是變形者的血味。

「我睡多久了？」路德詢問身旁打從他睜開眼就一直死盯著他瞧的威利。他伸個懶腰，動動手臂，感覺好多了，沒有渾沌的沉重感，就打算動手拔掉身上的點滴針。

「別動，等它滴完。」威利阻止他，不讓他拆針。

「沒剩多少了。」路德覺得對方太小題大作，但最後敵不過威利惡狠狠的目光，只好乖乖吊完點滴。

這期間兩人順帶閒聊一會，了解一下目前的狀況。

「維多說的狀況，不知道會是什麼狀況。」他有點介意。

「與你無關，他們自會解決。」威利冷漠的回應，實際上是在生悶氣。

說的是，就算有什麼狀況，他一介凡人，下去湊熱鬧也是累贅。路德自我反省後，偏頭望向威利，頓了一會，想想是該解決一下威利的怒氣了。「生什麼氣呢，我不是好好的嗎？」

「我氣他們不該安排傑瑞來保護你。」當初他怎麼會答應這樣荒謬的安排？仔細想想，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，斷定變形者破壞不了他的紫光網，才會如此大意！可惡！

「傑瑞做得很好，他非常勇敢。」

「勇敢並不能代表什麼。」

聞言，路德正色道：「威利，我除了吸進幾口濃煙，以及原本就有的腳傷之外，基本上算是毫髮無傷。傑瑞很勇敢，他用身體與能力保護我，讓我免於遇難；後續的處理也很得當，讓我能很快就醒來，身體並無負擔。」

「傑瑞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准你看輕他。傑瑞的能力並不是善於進攻的類型，但是他心思細膩，不像其他成員們橫衝直撞，我認為露西當初的安排相當恰當並無不妥。」

因為話說得太多，路德嗆咳了幾聲。看來濃煙的影響還殘留著，他大概是傷到喉嚨了。

「我知道了，你別這麼激動。」看他這樣，威利就算有意見也沒意見了。他拍了拍他的背，讓路德順口氣。

「我需要水。」

威利離開一會，去找水來，幸好醫院還有飲用水沒被全搬走。他沒敢離開太久，端著水就急忙趕回急診室，不料正好看見試圖站起來的路德狠狠地摔倒在地。

「路德！」威利激動跑過去，水濺出不少。

摔倒的路德則是悶哼一聲，趴在地上忍耐著等疼痛過去，並不忘安撫威利，「我沒事。」

沒事個鬼！威利上前將人拉起，心想果然一刻都不能離開他。

因為地板上都是變形者的血，路德身上沾得到處都是，他撐著病床坐好，接過威利遞給他的水喝。他的腳痛到微微顫抖著，才知道自己實在太勉強了。

「傑瑞是不是給我上麻醉了？」

路德的提問得到威利肯定的答案，他苦笑一聲，現在他得適應漸漸甦醒的痛覺，

他還天真的以為自己的腳好很多了。

他躺回病床，剛才的跌倒扯動手上的蝴蝶針，滲出血來，他索性拆針，醫療用品的推車就在病床附近，威利趕忙拿起酒精罐與棉花要給他使用。

「威利，難得有『吸管』，你要不要喝一點？」路德提議，甩甩拆下來的蝴蝶針，半開玩笑半認真。

「別開玩笑了。」威利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搶下蝴蝶針，擱置一旁。

路德訕笑，決定乖乖盡病患的本分，好好休養。說實話，膝蓋的抽痛感越來越明顯，痛得他冷汗直流。

「你再睡一會吧。」威利拭去他臉上泛出的冷汗，明白他其實很忍耐。

「睡不著。」

「要不我讓傑瑞再給你補一針？」

「打太多會上癮，我忍一忍就過去了。」頓了一會，原本躺著的路德又坐起身。

「你想幹麼？」威利擋住他，阻止他又亂來，這個人的紀錄實在不良。

路德順勢攀上威利，難得的對他撒嬌，「威利，帶我去淋浴間，我想洗個澡。我身上都是變形者的血臭味。啊，你也是……介意跟我一塊洗鴛鴦浴嗎？」路德打趣道。

被調戲的威利安靜了一會，一把抱起路德，冷靜的回答，「我不介意。」

這下換路德不好意思了，雖然是自己提議的，但他沒想到對方會爽快答應。

「你可別亂來，我還是傷患。」他聲如蚊蚋，提醒威利。

威利冷哼一聲，相當不以為然。「你也知道自己是傷患。」

路德不敢再造次，聽話乖巧的任由威利擺布。

他們經過倉儲室時，路德連忙開口，「倉儲室有毛巾。」拿了毛巾後，路德又說：

「到休息室去，醫生的私人櫃子裡一般會有一、兩件備用的乾淨衣物。」

當過醫生的路德對醫院裡的設備瞭若指掌，雖然之前他所屬的是西區醫院，但各區醫院的規劃基本上大同小異，不會有多大差別。

一切準備完畢，他們才進入淋浴室。

威利找了張凳子讓路德坐好，並把腳伸直，他要求清洗的動作得全交由他打理，路德不需要動作，且不理會路德怎樣推阻，他都堅持要親自幫路德脫下衣褲。

但在看見路德赤身裸體的模樣時，威利不禁倒抽一口氣。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！」威利驚呼，一隻手忍不住摸上路德腰際的一大塊瘀青。

「嘶！」路德彎腰一縮。

威利僵住，緩緩收回手，但臉色鐵青。他逕自打開蓮蓬頭的水，調整到合適的水溫，再往路德身上淋，期間沒再搭一句話。

路德知道威利在生悶氣，但威利的動作相當溫柔，半跪在一旁用泡沫搓洗他的手臂與身體，不過動作太輕柔，搞得他身體發癢，感覺特別奇怪。「威利！住手！」他抓住威利有意無意滑過胸前的手，彎著腰半倚著威利。

慘了，他被摸出感覺了。

「變回人類有什麼好的呢？」威利帶有抱怨的語氣揚起，「我已經不能和你接吻，

也不能射在體內，更不用說口交了。」

這時候說這種下流話，還用那種怨婦般的口氣，意圖再明顯不過。

他另一隻自由的手撫上路德的後頸，稍微施力揉壓。路德由下往上瞪他一眼，原本面無表情的威利突然一笑，湊向前，路德以為是要親吻，但對方卻錯開了臉。威利在他耳邊廝磨，低聲呢喃，「路德，我好想跟你接吻。」

聲線性感，讓路德的心臟一緊，卻稍稍別開了臉。別說威利，他自己也禁慾很久了，畢竟他們是彼此唯一認同的對象，現在他們還可以依賴彼此，可就是不能接吻，不能有更深入的肢體接觸……

但威利不肯輕易放過他，不能親吻，只好啃咬其他部位，輕咬他的喉結，帶著懲罰性質的親密。

明明人就在眼前，看得到、摸得到卻吃不了，太折磨人了。

見狀，路德暗嘆一口氣。

威利若是反覆吸吻他的頸子，肯定會瘀血，這樣誰看到都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。他只好在情況惡化前失退一步。「我用手幫你。」

「好，那我先幫你出來，你再幫我。」威利單手往下，扶住路德微微抬頭的性器，以情人喜歡的方式撫摸，並不斷舔咬他的身體，藉此發洩不能深入的不悅。

路德全身的重量都靠在威利身上，粗重的喘息聲隨著他的動作有所起伏，偶爾難耐地動著腰。威利一手攬著路德，撫摸他的背脊，由上至下來回撫摸，不一會，路德眼神迷離地弓起身——他知道路德喜歡這樣的方式。

「威利……」在接近高潮之際，路德的意識有些模糊，下意識湊向威利的嘴唇，想親吻對方。

威利的眼神一黯，偏過頭，避開了路德，而路德突然一個激靈，在他手中達到高潮。

一陣空白後，思緒漸漸回籠，路德沒有達到高潮的快樂，反而鬱悶得想哭——因為在關鍵時刻，威利避開了他的索吻。

待他呼吸與情緒恢復過來，終於明白不能接吻是多麼殘酷的事情。

「威利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路德有些茫然失措地詢問他唯一的伴侶，並靠在威利肩上貪戀他身上的氣味。

「不怎麼辦，就這樣，一輩子永遠在一起。」威利推開他，倏地站起身，捧著自己的性器，示意路德幫他服務。

路德扶握住他的性器，並伸出舌頭舔吻，但知道不能做得太徹底。他以手握住性器來回摩擦，並一邊含著一旁的球囊刺激對方的感官。

威利的手壓著他的頭，忍不住發出舒服的呻吟，接著路德漸漸加快手滑動的速度，直到威利達到極致。

忽然，路德聽見威利在他頭上笑說：「下次等你膝蓋好了，我們來試試股間性交吧。」

他輕笑出聲，對於威利的提議白眼以對，卻不得不承認，心裡因為威利的下流話而踏實許多。

「洗澡洗成這樣，你是不是早就預謀好的？」

「說要洗澡的是你。」威利無辜反駁。但真要說，他的想法是在路德提鴛鴦浴時成形，既然是鴛鴦浴，會有這樣的發展對伴侶來說是非常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
威利繼續幫路德洗澡，裡裡外外都清得乾乾淨淨，要他每一寸肌膚、每一根髮絲都帶有與自己一樣的香氣。

兩人偶爾一本正經地搭上幾句不正經的話題，例如：戴上雙層保險套的話，其實也不怕插入或口交時遭受感染，就是不能接吻這點非常麻煩。

洗完澡、換上乾淨的衣物後，威利抱著路德走出淋浴間，巧遇在走廊上正要走遠的傑瑞，路德本想喊他一聲，但他聲帶受傷不能揚高聲音說話，只好推了推威利，示意他代為開口。

「傑瑞！」

「啊！你們在這裡！」傑瑞的確是在找他們，他緊張地走來，看著威利與他懷裡的路德，才發現他們換了一套衣服，看起來異常乾爽，想必剛才去洗澡了。

思及此，他不自覺地盯著路德頸肩上不太尋常的紅印，他記得之前還沒有那幾道瘀血的啊。

被純情的傑瑞盯著瞧，讓路德感到非常心虛，虧威利能保持一貫的輕鬆自然，不過威利本來就不是會將這種事放在心上的人。他佯裝輕咳幾聲。

路德的咳聲讓傑瑞回過神，忽然明白發生了什麼事，連忙收回放肆的視線，詢問路德的身體狀況。

路德紅著臉，尷尬地回答好多了，讓傑瑞也跟著紅了臉蛋。

「是不是地道那兒出什麼大事？」路德詢問。

「說不上是出什麼大事，跟我來，我帶你們過去看看。」傑瑞的表情複雜。

傑瑞領路，正巧經過一排輪椅時，他拉出其中一臺，將其張開，示意路德能坐下。

威利本不太想放人，畢竟他不覺得負擔，一直抱著也無所謂，但最後在路德的堅持下，才將人放上輪椅。

接著他們三人走進大廳。大廳裡有六個人聚集，並圍成一圈，位於中央的是兩具屍體，一個身軀變形、四肢特長，一個被啃咬得殘破不堪、多處見骨。

在場的人，人類代表是瑪莎與喬治，狼族成員則有露西、班、漢娜與羅南，在發現路德他們進來之後，便移開視線，將焦點集中在路德身上，而路德的視線則膠著在躺在地上的屍體，一個扭曲變形得他認不出來，另一個他不想認出對方。

路德一直盯著，久久不能自己，大廳靜默得連風嘯聲都變得慘然而清晰。

「都是我的錯。」喬治突然開口，打破沉默。在事情發生的時候，是他選擇將門關上，他阻絕了想逃生的貝里，雖然貝里當時已經讓變形者抓住，但他還是得向路德解釋清楚原由。說真的，他快被罪惡感給壓垮，縱使所有人都說他沒有做錯，但是他放棄了貝里，這是千真萬確的罪。

「喬治，不要解釋，不要說給我聽，我也不想知道過程。」路德阻止他接下來的告解。他知道喬治肯定背負了什麼，但喬治已經做出他的選擇，沒有人可以定奪誰的對錯，喬治有自己得過的心理關卡。

貝里已死，這就是結果。

「告訴我，這人是誰，為什麼他會變成這樣？」路德指向一旁的屍體，向瑪莎與喬治詢問。

喬治轉述當時一同待在醫療室的目擊者的口述。當時貝里正在處理幾個病患，歐文也是其中之一，但歐文毫無預警的變形後並突襲貝里，而後來趕到的喬治只能做出隔絕的選擇，不讓歐文跑出來，但同樣的，貝里也出不來了。

露西接下去說道：「我們下去時，聽說門那邊的躁動已經安靜下來好一陣子，等我們打開門後，看到的就是變形後的歐文動也不動地靠在門邊，死去的貝里則靜躺在另一端。我們無法判斷歐文是否已死，所以暫時用光繩綑住他，以防萬一，但不管怎樣搬，歐文都沒有醒來的跡象。」

歐文是接受解毒劑的患者，可能身體細胞對抗體產生病變，進而變形。按照喬治的說法，歐文是唯一病變的特例，其他接受抗體的初期感染者恢復正常，並無病變的反應，所以貝里才會反應不及。

聞言，路德陷入沉思。這樣的病變讓他懷疑是否應該繼續使用解毒劑。

「我有個不情之請。」瑪莎朝著路德說話，打斷了路德的思緒。雖然她聽說狼族首領已經換成一旁高大的露西，但照她觀察狼族成員的態度以後，這事情的決定權還是在路德手上，且奇怪的是，路德說的話特別有份量。

不過幸好路德是站在人類的陣線上，省掉她一些顧慮。

「說。」路德讓她直說。

「既然威利的能力並無喪失，不知道能不能請你們再度張開光罩？一如既往。」

「誰告訴你們威利的能力並無喪失的？」班聽了反問，到底是哪個大嘴巴的成員把這麼重要的事脫口而出。

瑪莎沒有回答班的問題，她覺得沒有回答他的必要。她抬頭挺胸，直視路德，因為她的請求還沒得到肯定的答案。

「就算威利能再張開光罩，對那些 C+ 病毒變形者來說，破壞出缺口只是遲早的問題，到時必定需要大量人力不斷巡邏戒備，若想恢復以往的繁華，恐怕不可能。」以現實面為考量，路德幽幽道。

瑪莎打直腰桿，軍政出身的她一副如臨大敵、正與敵方首領談判一般。

「我們不求恢復過往的繁榮，只求有個空間能讓人安心得日，且我們會繼續提供狼族足量的血液。」血，這是他們人類唯一擁有的籌碼。

路德回頭望向威利，詢問他，「依你現在的狀況，光罩能張開多大範圍？」

「給我一個人的血量，我能封鎖南區醫院一街區。」

「可以！」瑪莎立刻答應，還以為就此定案，卻被威利冷冷掃了一眼，讓她明白她不是有發言權的那位。

「就先這樣吧，我的成員們也都餓了。」路德開口了，這交易才算達成。路德讓瑪莎他們回去準備充足的血液，並讓漢娜等人出去找食物給人類作補給。

沒人敢提，不久前，狼族成員們才喝乾一個人。

第三章 Unlike 相異

大廳裡，一部分的人走了。

路德靜靜打量貝里的模樣。並不能說是安詳，怎麼可能安詳，畢竟他的肩膀少了一塊，大腿部分傷勢已經見骨，身上滿是怵目驚心的斑斑血跡。

「別看了。」威利不忍，推著輪椅要帶他走。

「等等！」路德抓住輪子，不准威利離開，他低下頭，隱忍著嚥下一口氣，恢復情緒了才說：「得替這兩個人採集樣本才行。」

「我來吧。」傑瑞自願去找採集樣本的器具，再回來替歐文與貝里都做切片處理。此時，其他狼族成員們分別在醫院各樓層處理變形者的殘破肢體，全部堆到外頭的空地上，最後才連同歐文與貝里一起帶出去，堆疊成山。接著由一人在外圈淋上汽油，點燃一根火柴，青紅色火焰瞬間蔓延，爬上頂端。

看見貝里的肌膚開始焚燒，一旁觀看的路德突然發現自己沒辦法接受，他猛地站起身想往大火撲去。

「路德！」威利在他身後抓住了他。

路德不斷掙扎，想要去抓住貝里。

他還記得貝里剛進醫院實習的模樣。天生一張娃娃臉，有著學生特有的青澀與優等生的驕傲態度；還有，剛畢業的貝里很不習慣喬治的教導方式，時常露出不滿的表情，甚至頂撞喬治隨性的態度。

「不要燒他，拜託你們不要燒他，嗚——嗚——」掙脫不開威利，路德只能伸出雙手對著貝里的方向，想要把他從火海裡帶出來。

他沒辦法接受這種方式，他沒辦法接受貝里的死亡。

見狀，班縱身一跳將貝里拉出來，衣物卻沾上火舌。

旁人幫忙拍掉火，班卻感覺好像有人趁機報私仇，他被暗著毆打了好幾下，只好求饒，「別趁機報仇啊！」

「貝里！火！快滅火！」路德喊道。

羅南連忙脫下大衣，不斷撲打貝里的身體，直到貝里身上的火燄熄滅。

「火滅了，滅了！你冷靜點！」威利由後緊緊抱住路德，一度覺得自己好像抓不住他，讓他有些慌。

「……讓我看看他，威利，帶我去看他。」路德哽咽著說。

威利本不太願意讓路德接近貝里，但禁不起路德的請求，最後妥協地帶他到貝里身邊，而自己則待在離他最近的地方，避免可能發生的危險。

「貝里——」路德摸了摸貝里的頭髮，燒捲了一部分，皮膚也有些紅腫，他又摸上貝里的肌膚，著實燙手。

但即便如此，他依然無法接受貝里已經死了，他沒有料到會是這樣的發展。

路德趴在貝里身上安靜低哭了好一陣子，身體不住發抖著，狼族成員們看他這樣也鼻酸。威利不斷拍著路德的背，一下又一下，試圖安撫他。

他們身後，焚燒變形者的火勢盛大，黑煙直衝天際，煙灰像雪般落在他們身上，又散去。

路德哭累了，情緒終於稍稍平復下來。他第一次知道，原來哭泣沒有辦法克制，

情緒的發洩是失控的。

「南西區那兒有塊墓園，帶我去埋葬他。」路德對身旁的威利說：「那裡是人類的墓園。」

經過討論，威利、班與路德三人前往南西區的墓園，其他人則各自繼續分配到的工作。

人類的墓園與狼族的墓園並無差異，他們找了一塊空地，開始挖土。他們沒有準備棺材，也無墓碑，路德將身上的香草丟入土坑裡與貝里作伴，但願那些飢餓的變形者不會打擾他的安眠。由班與威利負責將土覆蓋上，翻過的土與周遭形成強烈的反差。在這方形區塊裡頭，葬著一個朋友。

路德看著那塊地，他回想起貝里隨著喬治參軍，他們在哈維將軍那兒重逢，貝里還跟威利發了一頓脾氣，再後來他就聽說貝里主動加入自治會，成為一名戰士。多麼勇敢又有主見的貝里啊。

當他們躲進地道，開始研究抗體時，貝里也全程參與，不辭辛苦，甚至不惜犧牲睡眠，陪他沒日沒夜的埋頭研究……

威利與班站在一旁，不發一語，給予路德空間與安靜，讓他好好與故人道別。

但其實他們內心浮出一個隱憂——人類是如此脆弱，生命彷彿一折就斷，而路德現在也變回脆弱的人類，怎麼不令人憂慮？

漢娜、露西與羅南負責出外尋找人類所需的食物及飲用水，目標是位於中央地帶的一間大賣場。三人走在路上雖偶遇幾名變形者，但數量不多，不得不讓人起疑心。

「你們不覺得詭異嗎？」漢娜率先提出疑問。

「是很詭異，變形者未免也太少了一點，和南區醫院的情況完全不一樣。」

「不僅如此，我們到現在都還沒看到那些 C+ 病毒的變種變形者，他們好像平空消失了似的。」羅南說出他覺得最古怪的地方。

漢娜抖了一下，頓時覺得有些不安。「別提了，大家注意點，幹正事要緊。」

三人走進賣場，將能吃的都蒐羅一空，但其實食物早就搬得差不多了，他們只能勉強裝滿一車罐頭食品與飲用水。

太慘了，如果再無生產行為，城市遲早坐吃山空。就算他們在地道種點植物，也不夠所有人食用，加上沒有充足日曬的植物根本長不出來。

事實證明，擁有地面空間是必需的。真搞不懂當初自治會的首領怎麼會想把狼族成員給趕出去，他們明明是能共生的關係啊……啊，當初那個首領似乎就是剛才那具變形的屍體。

死得好！非得這樣才能明白狼族的重要性！

漢娜邊想，邊跟著成員推車離開賣場，忽然，領頭的羅南停了下來，他瞇起眼仰頭看向遠方，並示意他們跟著停下腳步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露西不解的詢問，並順著他的視線盯著同樣的方向，卻不見任何異狀，就只是一般的高樓矗立。

「我剛才看到似乎有道影子掠過那棟樓。」羅南出聲解釋。

漢娜直覺道：「會不會是你看錯了？可能只是雲飄過，映照在玻璃上。」

「不，我真的看見影子掠過，並且體積龐大。」他很篤定自己絕對不會看錯。

「喔不，該不會是我們之前在上個城市看到的飛行怪物吧？」漢娜想起那隻飛行怪物，不禁覺得棘手，他們在上個城市可是吃足苦頭，都不知該怎麼對付。

羅南不能確定那是不是飛行怪物，因為影子掠過的速度很快，他只看到一眼，且他總覺得那東西在閃避他們，似乎不想被他們發現。

「也有可能是鳥。總之先別管，把東西先送回去再說。」露西出聲催促，讓他們收回心神。無論如何，現在站著想也沒意義，不如先完成手邊的任務。

點了點頭，但羅南還是多看了那棟大樓幾眼，隨後才跟上露西她們。

在羅南一行人前去尋找食物，而路德一行人前去墓地的時候，傑瑞留在焚燒變形者的空地，確認火勢完全滅了，才走回地道。

人們看見他，知道他是狼族的成員，雖必恭必敬地行禮，但眼神帶有顯而易見的害怕。傑瑞覺得奇怪，他自認狼族成員不曾危害過這些人類，甚至多方幫助他們，為什麼他們還會感到恐懼？！

這時，他才注意到他們手上有著剛抽完血的痕跡。是啊！他們一個個都是面黃肌瘦、營養不良的模樣，還要抽血給他們當食物，也難怪會對他們心生恐懼。

想來，在狼族離開的這段時間，人類肯定非常難熬，因為……他們是如此的脆弱。想到這，他發現存活的人數比他們當初離開時銳減許多。

傑瑞找到了喬治，跟他點頭招呼。

為了要湊足威利所要求的血量，喬治正在替人們抽血，而抽血的人一見傑瑞，頓時有些激動，像是被嚇著一般。

看對方居然如此激動，傑瑞愣了會兒，才意識到自己似乎不適合出現在這兒，連忙詢問喬治其他狼族成員在哪，他想跟他們會合。

當傑瑞找到維多與其他成員們時，發現他們正圍成一圈打牌，而莉莉則是維持優美姿勢，中規中矩的坐在維多身邊，還有幾個孩子好奇地偷偷靠在門邊打量莉莉。

「怎麼不讓孩子們進來跟莉莉玩？」傑瑞好奇的提問。他摸了摸莉莉的頭，在牠身旁坐下。

維多從牌局中收回視線，瞪向傑瑞，「你以為那些孩子想跟莉莉玩啊？」

「不是嗎？」傑瑞反問。

「當然不是，他們是想吃牠！我一帶下樓就好幾個人圍過來問我能不能煮來吃，那饑餓的眼神跟外頭的變形者簡直沒兩樣！」

聽到維多的答案，傑瑞頗為驚訝，再回頭觀察門邊的孩童時，才發現他們確實都是垂涎三尺的模樣——他的感受很複雜。這些孩子看似還是孩子，但跟變形者的戰爭，已經讓他們變了……

「哈！我贏了！」維多底牌一掀，技壓全場。

同局有幾個人摔牌，大夥鬧成一塊。

明明氣氛如此歡騰，傑瑞卻突然覺得待不下去，又走出隔間。
他一個人在地道行走，走道的燈時明時滅，不知道還能撐多久。
途中巧遇瑪莎，她正從另一頭走來，神色凝重地思考著什麼，發現他之後，彷彿被嚇到一般，接著又很快地回過神，向他點頭招呼。

「妳在煩惱什麼？」這句話就這麼脫口而出，其實他自己也沒料到要問瑪莎這問題，也許是……他想關心一下人類。

瑪莎抿嘴，似有掙扎，最後嘆了口氣，緩緩道出她的顧慮，「相信你也看到了，我們的人數所剩不多，加上長期營養不良，這時候抽血對大家來說都是很大的負擔。」

他皺了眉，不解的問：「這段時間，你們都吃些什麼？沒有派人去大賣場一趟嗎？」
「派了。有去無回。」

雖然瑪莎只是陳述事實，並沒有高低起伏或是責怪誰的意思，但傑瑞這才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有多愚蠢。

頓了一會，他淡淡的說：「其實，你們不必急著交齊血量，威利看在路德的面子上，總會接受的。」

「你知道嗎，這是我煩惱的另一個問題。」

傑瑞疑惑，不知道她是指什麼。

「萬一有一天，路德不在了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尤其在她親眼目睹路德這個人對狼族的影響力之後，讓她更加擔憂未來。

傑瑞張了口卻什麼也說不出來，事實上，路德對狼族的所有人來說都是必須存在的，他無法想像會有那麼一天，所以他無法回答。

此時，瑪莎的無線電傳來聲音，通報她部分狼族成員回來了，還帶著一車食物，要她趕緊過去分配資源。

傑瑞跟在瑪莎身後與羅南他們幾人會合，眼看食物都搬下地道了，但數量不多，他向前詢問：「就只有這些嗎？」

「只剩下這些。」羅南點頭，他們已經盡量搜尋了。

地道裡的人們開始聚集，瑪莎讓他們排好隊伍前來領食物，先是老弱婦孺，最後才是男人。一個罐頭還得三個人平分。

「我在想有些人家裡應該多少有囤積食物，之後我們會再出去找找。」露西看著面黃肌瘦的人們，狼吞虎嚥地吃著手上僅有的食物，有些慘不忍睹。「這些人的情況太糟了。」

「路德他們回來了嗎？」羅南詢問。

才剛這麼問，外頭傳來路德幾人的聲音，鄰近的人趕緊打開地道出入口，讓他們進入。路德環顧銳減的人數，最後將視線停在正在分配食物的瑪莎身上，看來現在的人類代表是瑪莎。

「我們需要談談。」

等人群散去，在路德的要求之下，瑪莎、喬治以及幾名成年人聚集一室，與狼族成員代表各據一方，就像當時狼族與政府一年一度的會議。

「哇，好像昨日再現，天吶，老子好久沒參加會議了。」班有點興奮。想當初他也是這樣陪著路德去中央大樓與政客們開會，不過那些豬現在都死光了，就一個爽字可以形容。

路德看了他一眼，班立刻噤聲，不敢造次。

「外面的情況怎麼樣了？」路德詢問露西。他們幾個一路走到中央地帶，路途最遠，也最能掌握到外面的狀況。

「很詭異，一路上沒遇到什麼變形者，太空曠了，這跟我們剛到南區醫院時的擁擠完全不同，尤其越接近中央地帶越空。」露西回應，接著轉頭望向羅南，讓他接著說。

羅南明白她的意思，他道出自己的猜測，「回來的路上，我看到有個龐大的影子從大樓高層一閃而過，我認為那可能是變種的變形者，而且很聰明的閃避我們的視線。」

「問題是，我們回來的路上不見任何變種變形者，也沒有遭受攻擊。」漢娜補述道：「我覺得可能是羅南看錯了。」

羅南皺了一下眉提議，「但我還是想去那棟大樓實地勘查一下情況，不確定那影子到底是什麼，我無法放心。」

路德點頭，「若有疑問，的確該確定一下，那……」

「那我晚一點跟羅南去一下好了。」露西也認同羅南的話，自願同行。

有人同行，路德較為放心，轉而詢問瑪莎等人，「你們對這些異狀有什麼看法？」也許沒離開過這裡的人類，對城市的詭異現象會有線索。

人們搖頭，最後由瑪莎發話，「前一陣子不知道為什麼，每當我們有人出去，那些變形者就像是有感應一般，立刻蜂擁而至，導致我們損失慘重，很多人都犧牲了。」

聞言，路德深思了一會，但沒有回應瑪沙的話，接著又說：「關於架設光罩的事，先由我們的成員淨空街區後，再讓威利展開，這段時間你們還是待在地道裡忍耐一下。」

路德環顧眾人，沒有人有異議，便示意人們先行離開，他則留下狼族成員代表，並讓其他成員們進來一起討論後續。

喬治最後一個離開，臨走前，將血袋交上。

「這是我們目前能湊齊的血量。」喬治微低著頭。他不太敢直視路德那張眼睛哭得紅腫不堪、面容疲倦的臉，那會讓他更難受。

路德沒為難他，讓他擋著，待人類全數離開，才重重長吁了一口氣。

「喔！路德！」漢娜突如其來的給他一個熊抱。「別難過，讓我安慰你！」

其他成員們見機不可失，紛紛靠過來要給路德擁抱，大夥抱成一團，將路德淹沒。聽到眾人說著「你還有我們」，以及前後都被成員們緊緊擁抱著，雖然有點喘不過氣，可偏偏他覺得溫暖極了，感動得熱淚盈眶。路德心想，他到底該拿什麼來回報這些人。

雖然此時氣氛溫馨，但有一個人向來討厭這樣——

「喂喂，你們這些人少得寸進尺了，走開，離我的人遠一點！」威利在一旁像趕蒼蠅般將路德周圍的人一個個拉開，接著擋在他前方，不讓其他人再靠過來。

漢娜見狀，忿忿不平的嚷，「威利小氣！你都獨占路德這麼久，留下一堆吻痕了，現在別人抱一下都不行，太過分了！」

其他成員連聲附和，聽得路德恨不得挖個洞把自己給埋了。

「夠了。」路德紅著臉輕咳一聲，阻止了成員們與威利即將展開的紛爭，掃視眾人一眼，很有威嚴的說：「都坐下，我們還有正事要談。」

他先讓人將血袋一包一包發給成員們，兩人一組湊合著喝了，接著討論張開光罩網以及探勘大樓的事項，分配部署成員，安排計劃細節。

結束討論後，他讓大夥各自解散，早早休息。

按照瑪莎的說法，人類保留了原本屬於狼族的房間，加上他們人數銳減，很多房間都空了下來，任君挑選。路德讓他們自己決定，等成員們都漸漸散去時，他喊住傑瑞。

「傑瑞，把切片樣本給我，我拿到實驗室那兒看看。」

聽到他這麼說，知道無法阻止，但又無法不管的威利說：「我跟你一塊過去。你也別太勉強自己，身體感覺如何，會累嗎？」

「不礙事。」路德簡單回應。

威利挑眉。身上都是傷，又痛哭過一回，不礙事才有鬼。他想待會看情況不對，就要隨時抓人回去休息，現在就多順著他點。

傑瑞與路德他們一塊離開，身旁的羅南不由分說默默跟上。

說是實驗室，其實只是醫療室裡的隔間。

四人抵達醫療室，裡頭的病患時不時發出痛苦的呻吟聲，而喬治背對著他們，正在檢視傷患情況。不一會，他站在其中一名傷患旁邊，然後沒了動作。

「他怎麼了。」路德出聲詢問。

聞聲，喬治才有所反應，回頭看了路德一眼又轉過頭，回答他的問題，「他走了。」眾人一片沉默，喬治二度回頭，望向路德身後的威利，表情木然的問：「你們要吃掉他嗎？」

路德皺起眉頭，滿是疑惑，一同抬頭望向威利，但威利臉上沒什麼表情，看不出蛛絲馬跡。後來屍體讓羅南與威利帶走，路德沒有阻止他們。

「我需要借用實驗器材。」路德說。

「都在老位置。」喬治退了一步，讓他能進到裡頭來。

傑瑞推著路德的輪椅走進實驗室，他將切片樣本拿出來，幫忙準備器具。在地道裡，畢竟空間不大，所有器材盡量簡單，當時他們僅搬了一些下來，若要做更精細的實驗，就得冒著被變形者發現的風險到外頭去。

現在一共有三個樣本，一個是能飛行的變種變形者，一個是注射解毒劑後又變形的歐文，一個是貝里。

而他們的疑惑也有三個，能飛行的變種變形者為什麼復原的速度那麼快，甚至能

夠增生肉體、自我癒合？解毒劑在歐文身上產生了什麼影響，怎麼會讓他連身體骨骼都產生變化？按照目擊者的說法，歐文變化前並沒有吃過人，他身體是先自我扭曲成類似蜘蛛的模樣，另外，遭受攻擊的貝里的細胞是否與那些受到變形者攻擊的人一樣？

路德打開各種參考範本，打算一一比對其中的異狀。傑瑞與喬治看他這陣仗，今晚恐怕沒打算休息了。

「馬修斯先生，你真的需要好好休息。」傑瑞頗擔心。

「我不要緊，不找出這類變形者變異的原因及解決方式，就不能正確應對，所以動作得快點才行。」

傑瑞不知道該怎麼勸說了，他也明白路德的顧慮，但路德這樣撐著身體，會把自己給累垮。現在他只能盡量在一旁協助他，希望能減少一點他的負擔。

「喬治，這段時間有多少人接受過解毒劑？」路德邊畫下細胞的形狀，邊問喬治。

「現在還存活的大約有五人。」

「麻煩你抽點血樣，讓我研究看看。」停頓了一下，像是想到什麼，路德放下筆對他說：「我也要用你的血做點實驗，順帶抽我的血。既然我是主體，就以我為基本做比對。」

威利他們回來時，看見的就是喬治正在替路德抽血，接著換路德抽他的血，而傑瑞在一旁翻找資料，對著圖紙比對。

他跟羅南兩人不動聲色的站在一旁，不吭一聲，安靜地陪伴著。

時間規律的走過，威利看了看掛鐘，竟然已經是午夜！他向前一步，對路德說道：

「你該休息了。」

「你先去吧，我隨後就到。」

一聽就知道是敷衍的回應，威利嗤之以鼻地冷哼一聲，逕自走近路德，一把拉開他的輪椅。

「威利！」路德驚呼一聲，抓住他的輪子，不讓拖行，輪子發出「吱呀」聲。

「小聲點，動作輕點，別忘了，這裡還有病患。」威利看似好心的提醒，實則是拿路德最愛的人類來要脅。他彎腰靠近他，不顧路德拳打腳踢的掙扎，將人一把抱起。

「威利，放我下來，我還有工作沒弄完！」路德有些粗魯的拉扯著威利的頭髮，但不管他怎樣施暴，對威利而言似乎都沒影響。

見狀，傑瑞出聲打圓場，「馬修斯先生，請好好休息，我會接續未完的工作。」

「不，你也去休息。你不休息，這人也不會休息，所以全部都給我去休息，有什麼事通通明天再說。」威利交代完，便蠻橫的將路德扛出醫療室，好似暴風過境一般，來了又離開。

待兩人離去，傑瑞與喬治對上視線，傑瑞發現喬治用一種很複雜的眼神看著他，他立刻皺眉瞪回去。

「我、我沒惡意。」發現傑瑞的神情轉變，喬治趕緊解釋，「只是你給人的感覺跟貝里很像。」他苦笑一聲，又重重嘆息。

想起貝里，喬治悲從中來，他雙手掩臉，突然哭了起來。

自己明明是貝里最親近的人，他卻親手斷送了他年輕的生命，眼睜睜看他被變形者攻擊。他的行為跟背叛沒兩樣，他放棄了貝里。

傑瑞看他哭了一會，但並不清楚對方內心的掙扎。他低下頭繼續自己手上的工作，突然身旁有隻手將他手上的資料闔上，他不解的抬頭望，正好與羅南視線相對。

羅南溫和卻不容置疑的說：「威利說的，你也該去休息。」

難得傑瑞沒唱反調，點點頭，在資料上做個記號，打算明早繼續研究。

他們離開時，喬治還待在裡頭，木然地望著他們走出醫療室。

各自回房的途中，傑瑞向羅南問了兩個問題——

「你覺得我和貝里像嗎？」他很好奇，喬治所說的像，是模樣像還是性格像？

「不像，一點也不像。」羅南牽著傑瑞的手一緊。他說了謊，傑瑞與貝里是有那麼一點像，尤其是外貌上，一樣個子不高又乖巧聽話的模樣，所以當他看見貝里殘破不堪的屍體時，有一瞬間像被人掐住要害一般，差點喘不過氣，怕得發慌……他突然很怕躺在那裡的會是傑瑞。

過了一會，傑瑞又問：「你們真的吃了那個人嗎？」

「嗯，吃了。」羅南承認。

「喔。」應聲後，傑瑞沒再說話。